



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及其某些语音特点

张吉焕

摘要 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属于粘着语,内中包括蒙古语族、突厥语族和满洲—通古斯语族等。各语族中虽然涵盖多种不同的语支和方言,但是在语音、语法和词汇等方面,这些语支和方言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特征。通过对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之间语音特点的比较,可以揭示蒙古语族、突厥语族和满洲—通古斯语族之间的亲属关系。

关键词 阿尔泰语系; 蒙古; 满洲—通古斯; 突厥; 语音

分类号 H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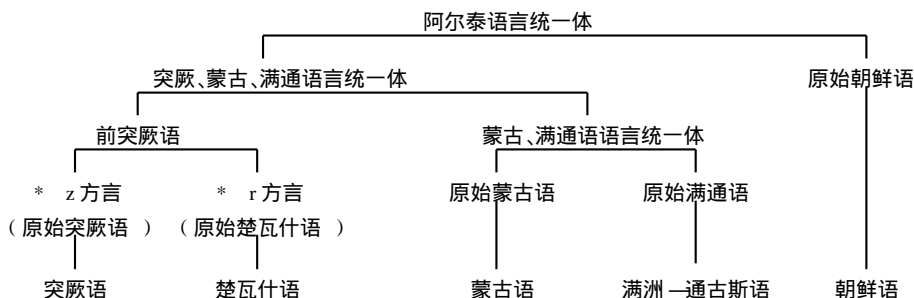
1. 阿尔泰语系的由来及其发展变化

19 世纪 30 年代,一些语言学家提出了“乌拉尔—阿尔泰语系”。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又将其分为芬兰—乌拉尔语系和阿尔泰语系。蒙古语、突厥语、满洲—通古斯语 3 种语言之间存在着共同的特征,具有亲属关系。因此,将这 3 种语言归为一个语系,称之为阿尔泰语系。

阿尔泰语系诸语言都是从一种语言——阿尔泰原始语继承发展而来的,只是在继承的过程中形式有所变化,这是语言发展的必然规律。那么,阿尔泰原始语又是从哪儿来的呢?“阿尔泰”这一名称,源自蒙古西部、中蒙边界交界处的阿尔泰山脉,这里是阿尔泰原始语的起源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研究不断深入,取得了瞩目的成果。例如,蒙古学家 G J·兰司铁认为,朝鲜语也属于阿尔泰语系,因为朝鲜语中也有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某些语法特征。关于阿尔泰语系诸语族语言的相互关系和分化的先后次序,蒙古语专家、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目前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蒙

古、满洲人的祖先占据原始语言区的北半部;突厥、朝鲜人的祖先占据南半部。在这一语言区里各个部落的分布状况为:北部为满洲—通古斯人,西部为蒙古人,东部为朝鲜人,南部为突厥人。其中,朝鲜语同满洲—通古斯语最相近,而满洲—通古斯语的语音接近于蒙古语,突厥语在语音方面与其它语言相比具有明显的差别。原因有二,一是突厥语很早就脱离了其它语言;二是突厥语在语音方面经历了迅速的发展变化。朝鲜语由于受汉语影响较早,其中有大量的汉语借词。可以认为,在大量汉语借词进入之前,朝鲜语就从共同体内分化出去,而其它 3 种语言还在一起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就是说,朝鲜语是最先分化出去的;接着古突厥语分离出去。蒙古语和满洲—通古斯语在一起继续维持了很长时间,直到最后分开。总而言之,这 4 种语言的分化,先后顺序不同,并且吸收了不同的语言成分,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但是它们都是源于阿尔泰语言统一体。下面是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分化示意图:



2. 阿尔泰语系诸语族语言概况

2.1 蒙古语族

13 世纪初, 蒙古族杰出的领袖成吉思汗统一诸部落, 建立了早期的封建国家。随后便率领蒙古军队东征西讨, 疆域曾横跨欧亚, 且其子孙在中原建立了统一的王朝——元朝。因此, 蒙古族各部落亦散居各地, 所使用的语言也随之带到了各处。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同地方的语言形成了各自的语言特点, 即产生了许多方言。因为它们都源于同一种语言——蒙古语, 故将其称为蒙古语族。蒙古语语言的历史, 一般分为古代、中世纪、现代三个时期。12 世纪以前的蒙古语称为古代蒙古语, 13 世纪至 16 世纪的蒙古语称为中世纪蒙古语, 17 世纪以后的蒙古语称为现代蒙古语。而蒙古语书面语的历史分期与之不同, 一些蒙古学者将书面语分为前古典蒙古书面语 (17 世纪以前) 和古典蒙古书面语 (17 世纪至今)。

蒙古语族包括 9 种方言, 即蒙古语、布里亚特语、卡尔梅克语、达斡尔语、莫戈勒语、东部裕固语、土族语、东乡语和保安语。

1) 蒙古语, 指居住在我国及蒙古国境内的蒙古族所使用的语言。蒙古语是蒙古语族中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 最具代表性。现在我国境内的蒙古族所使用的语言为传统蒙文; 蒙古国境内所使用的语言为新蒙文, 即 1941 年进行文字改革、采用基利尔字母书写的蒙古语, 一般称之为新蒙文或喀尔喀蒙古语。

2) 布里亚特语, 指布里亚特族所使用的语言, 主要分布在前苏联布里亚特地区和贝加尔湖地区。

3) 卡尔梅克语, 指居住在前苏联的卡尔梅克族所使用的语言, 分布在伏尔加河下游右岸、里海低地的卡尔梅克地区和西伯利亚、中亚等地区。

4) 达斡尔语, 指我国达斡尔族所使用的语言。达斡尔族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和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附近、嫩江支流一带, 另外还有几千人居住在新疆的塔城县。

5) 莫戈勒语, 指阿富汗的莫戈勒人所使用的语言。它是一种正在消亡的语言。莫戈勒人现在大多改用波斯语。

6) 东部裕固语, 指居住在我国甘肃省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的一部分裕固族所使用的语言。

7) 土族语, 又叫蒙古尔语, 主要是我国青

海省的土族人使用。土族人自称“察罕蒙古”, 意为“白蒙古”。

8) 东乡语, 指我国东乡族所使用的语言。东乡族主要居住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西、南、北四乡中的东乡, 故称东乡族。

9) 保安语, 使用保安语的是我国的保安族和土族。保安族主要居住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 土族主要居住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

2.2 满洲—通古斯语族

满洲—通古斯语族分为两大语支, 即南支 (满洲语支) 和北支 (通古斯语支)。南语支包括 6 个语种:

1) 女真语 (女直), 是已经死亡的语言。在历史上蒙古兴起时, 女真语仍然被使用, 直至明朝 (1368 ~ 1644 年)。最重要的文献是《华夷译语》(女真), 编于 16 世纪, 书中包括女真文和利用汉字标写女真文的内容。它接近于满洲语, 可以认为是古满语或满洲语的方言之一。(李盖提: 《对女真“小字”解读的初步看法》, 载《匈牙利学报》, 1953 年, 第 211 ~ 238 页)

2) 满洲语, 1644 ~ 1911 年我国清朝所使用的语言。现在使用满语的人已所剩无几, 主要是居住在我国东北的索伦人、达斡尔人和满族人。1599 年, 他们用当时的蒙古文字试着书写满文; 1632 年加以改革, 增加了几个字母。(奥斯汀: 《满语的音位和形态音位》, 1962 年, 第 15 ~ 22 页)

3) 果尔迪语 (那乃语), 居住在黑龙江下游的一个少数民族所使用的语言, 人数约 017 万人。这一民族 1931 年前没有文字, 1937 年后用基利尔字母书写。(阿甫写抄: 《那乃语语法》1 ~ 2, 莫斯科—列宁格勒, 1959 ~ 1961 年)

4) 乌尔察语, 是与果尔迪语使用地区相邻的少数人所使用的语言, 人数最多不过 0105 万人。(施密特: 《乌尔察语》, 载《拉脱维亚大学学报》, 1923 年, 第 8 期第 229 ~ 288 页)

5) 奥罗其语, 指居住在阿穆尔洲滨海地区的几百人所使用的语言。(施密特: 《奥罗其语》, 同上, 1928 年第 7 期)

6) 乌德语, 指居住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沿岸及一些支流地区的少数人所使用的语言。

北语支包括 4 个语种:

1) 涅吉达尔语, 是指居住在阿姆河河谷的人所使用的语言, 使用人数不到 018 万人。(梅尔尼科娃和清齐乌斯: 《涅吉达尔语研究资料》、《通古斯语集》,

1831 年, 列宁格勒)

2) 埃文基语, 由生活在东西伯利亚地区北部的 4 万人所使用。埃文基语分为 3 支方言, 即北、南、东。1930 年起有了文字; 1938 年起使用基利尔字母。(康斯坦丁诺娃:《埃文基语语音、语法》, 1964 年, 莫斯科—列宁格勒)

3) 拉穆特(鄂温克)语, 为居住在堪察加岛上以及雅库特地区的 019 万人所使用, 自称 Ewen。此名字起源于埃文基语(amudi“海上的”)。拉穆特语分为 3 支方言: 东、中、西。1931 年前无任何文字, 1937 年开始引用基利尔字母。(清齐乌斯:《埃文语(拉穆特)语法纲要》, 1947 年, 列宁格勒)

4) 索伦语, 为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西北部齐齐哈尔、海拉尔、布特哈、墨尔根和爱辉等市以及俄罗斯边境上的几千人使用的语言。它没有自己的文字, 读写都用满语。(N. N. 鲍培:《索伦语资料》, 1931 年, 列宁格勒)

2.3 突厥语族

楚瓦什—突厥语族, 通常称为突厥语族。楚瓦什语和共同突厥语的祖先为共同突厥语出现之前的一个共同体, 称为前突厥语。其发展关系是前突厥语分为原始楚瓦什语和原始突厥语; 原始楚瓦什语发展为楚瓦什语, 原始突厥语发展为突厥语。

突厥语族分为两大语群, 即 Z 群(突厥语)和 R 群(楚瓦什语)。在阿尔泰语系中, 突厥语是唯一的 Z 群语言, 即突厥语中位于词中和词尾的 Z 通常与蒙古语族、满洲—通古斯语族以及楚瓦什语中的 R 对应。

2.3.1 突厥语

突厥语种类为数甚多, 使用的人数在 5000 万人以上。突厥语 Z 群(Tohuz)一般分为 5 支: 1) 雅库特语, 2) 北群图瓦语等, 3) 西群吉尔吉斯语等, 4) 东群东突厥语(维吾尔语)等, 5) 南群土库曼语等。

1) 雅库特语是最北的突厥语, 使用于东西伯利亚北部雅库特共和国。雅库特人自称“萨哈(Saxa)”人, 而“雅库特”是通古斯人给起的名称, 他们称之为 Yeke, 人数约 24 万人。雅库特语无论是在语音方面, 还是在语法方面, 都不同于其它突厥语。在词汇方面, 只有 50% 的词出自突厥语。雅库特人在第一批俄国传教士到来之前, 没有自己的文字。第一次借助于俄文字母书

写的尝试是在 19 世纪。1979 年开始推行以基利尔字母为基础的现行字母。(N. N. 鲍培:《雅库特语》、《突厥语基础》, 第 671~684 页)

2) 北群, 图瓦—哈卡斯语群, 可以分为 3 支: 图瓦语和哈卡斯语; 阿巴坎方言和黄回鹘语; 梭尔语、楚雷姆语、土巴语和有关的方言。

3) 西群, 钦察语群, 这是突厥语中最大的语支之一, 使用者达 1000 万人以上。主要包括卡莱语、库梅克语、卡拉柴巴勒卡尔语、克里米亚鞑靼语、伏尔加鞑靼语、巴什基尔语、诺盖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阿尔泰(卫罗特)语, 另外还有不再使用的中古突厥语的库曼语。

4) 东群, 察哈尔语群, 由一种中古突厥语而得名, 包括乌兹别克语、东突厥语和撒拉语。

5) 南群, 土库曼语群, 包括土库曼语、加高斯语、土耳其语和阿塞拜疆突厥语。

2.3.2 楚瓦什语

楚瓦什语是突厥语族中唯一的 R 语言, 为居住在前苏联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更确切地讲, 为居住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的 150 万人所使用的语言。楚瓦什语包括两大方言: 一为阿纳特里方言, 即下方言(下河口语); 另一为维里雅尔方言, 即上方言(上河口语)。楚瓦什语的前古语是公元 7 至 14 世纪, 存在于伏尔加河和卡马河河岸的保加利亚王国中所使用的古伏尔加保加利亚语的一种方言。(安德列耶夫, 叶果罗夫, 帕甫洛夫:《现代楚瓦什语语法资料》, 1957 年)

3. 阿尔泰语系诸语言某些语音特点的比较

3.1 词首 3p

对应关系: 原始蒙古语 3p, 中古蒙古语 h, 土族语 f; 满语 f, 果尔迪语 p, 鄂温克语 h; 朝语 p 和 ph; 前突厥语 3h, 原始突厥语 3h, 东南群和西南群 h, 其它语群均为零, 即消失。

词首 3p, 在原始蒙古语中, 可能变成一种强送气塞音, 以后逐渐由之而发展为一个双唇擦音, 即 3f。在中古南蒙古语中, 它都是 3f, 并由之而为土族语所接受。在蒙古语族的某些语言中, 至今仍保持为 f 或 h。意即在土族、东乡、保安和达斡尔语中仍保持着 f 和 h 的读音。在突厥语和东蒙古语、布里亚特语、卫拉特语和卡尔梅克语以及莫戈勒语中, 3p 已经消失。而在满洲—通古斯语族各语言中, 有的仍为 p (如纳奈语); 有的变为 f (如满语); 有的变为 h (如鄂温克语)。例如: 蒙古书面语 on, 中古蒙古语 hon,

土族语 fan “年” = 满语 fon “时令”、“季节” = 朝语 pom (3 pon) “春”; 蒙古书面语 ulagan, 中古蒙古语 hulapan < 3 pulagan, 土族语 fula: n “红的” = 满语 fulgiyan “红的”, 鄂温克语 hula2 ma “红的” = 朝语 pulgiyn “红的”。

3.2 词首 3 t

在原始蒙古语及其它一些阿尔泰语中, 词首 3 t 出现在 3 i 或 3 i: 之前, 与出现在其它元音之前相比, 发展不同。

3.2.1 词首 3 t 出现在其它元音之前的状况

对应关系: 原始蒙古语和书面蒙古语 t; 满洲—通古斯语 (鄂温克语) t; 朝语 t 和 th; 突厥语 t (以及西南群和散见于其它语群中的 d)。例如: 蒙古语 taga2 < 3 tawa2 < 3 tapa2 “猜到”, 喀尔喀语 ta :2, 蒙古书面语 tagabur “谜”, 布里亚特语 tamag “谜一般的” = 鄂温克语 tag2 “认出”、“猜、猜谜”, tagiwka “谜”, tagiwkame “谜一般的”, 拉穆特语 ta2 “猜到” = 楚瓦什语 tug2 < 3 tup2, 古突厥语、土库曼语 tap2 “找到”。

由上述例词可以看出, 3 t 出现在其它元音之前时, 没有任何变化, 基本保持着原来的 t。

3.2.2 词首 3 t 出现在 3 i 或 3 i: 之前的状况

词首 3 t 在 3 i 或 3 i: 之前, 在原始蒙古语中已经演变成了 q。这一发展过程是通过 3 t' 来完成的。对应关系: 原始蒙古语 3 q, 蒙古书面语 q; 满语、果尔迪语 q, 通古斯 (鄂温克) 语、拉穆特语 t; 楚瓦什语 tps (q), 突厥语 t。从上述所罗列的各种语言的对应关系可以看出, 词首 3 t 在 3 i 或 3 i: 之前的变化, 即在原始蒙古语、蒙古书面语及南支满语中都彼此各自独立地发展成为 q, 而原封不动地保持原始辅音 t 的个别语言为通古斯语 (各种土语)、突厥语 (各种土语) 等。也就是说, 突厥语族和通古斯语支中位于 3 i 或 3 i: 之前的词首 3 t, 大部分与蒙古语族中 q 对应。可以说, 在通古斯语和突厥语中, 代替预期的 t 而出现的 q 的词必定是借词, 而且是出自蒙古语借词的标志。反之, 在 i 之前的 t, 在满语和蒙古语的借词中, 却要被 q 取代, 因为在这两种语言中都没有 ti 这个音节。例如: 原始蒙古语 qilagan < 3 tilawun “石”, 中古蒙古语 qilapun, 喀尔喀语 qulun = 朝语 tol “石” = 楚瓦什语 tpsul (qul) < 3 tpal “石”, 古突厥语 3 tax < 3 tax, 雅库特语 tax < 3 tax “石”。

3.3 词首 3 k

原始共同阿尔泰语中的词首 3 k, 在前蒙古语和前突厥语中就已在后元音词干中发展成为一个位置远远向后的舌根 3 h。对应关系为前蒙古语和原始蒙古语 3 h (1), 3 k (2), 蒙古书面语 h (1), k (2); 通古斯语 k (2), h (1); 朝鲜语 k; 前突厥语 3 h (1), 3 k (2), 古突厥语 h (1), k (2); 楚瓦什语 h (1), k (2) [注: (1) 表示后元音词干, (2) 表示前元音词干。]

原始音位 3 k 分为两个: 3 h 和 3 k。3 k 在前蒙古语和前突厥语中, 位于后元音词干中时发展成为 3 h, 而位于前元音词干中时依然保持着原来的音位。所以 h 在蒙古语、突厥语中都是次原。

3.3.1 3 k 后不是 3 i 或 3 i: 的状况

例词如: 蒙古语 3 kar2, 中古蒙古语 haru2 “挖、抓”, 喀尔喀语 xar2 (蒙古语) > 雅库特语 xari2 “挖”) = 满语 harha2 “抓” (由蒙古语来的古借词, 因为 3 k 在 r < 3 r 之前本应变为 g) = 朝语 kalk2 “抓、刮” = 楚瓦什语 xir2 < 3 har2 < 3 kar2 “挖”, 古突厥语 haz2 < kar2, 雅库特语 xa2。

共同阿尔泰语中的 3 k, 在原始蒙古语中, 只保持于前元音词干中。在各种现在所使用的蒙古语中, 它一直还是一个 k; 在突厥语中有一个 k 与之相对, 而在后元音词干中却只出现 h 和它的一些变体。例如: 3 keru > 蒙古语 keru2 “漫游、漂泊” = 古朝鲜语 ker2 “走”, 朝语 keni2 < 3 kerni2 “来、走” = 古突厥语 kaz2 “旅行”, 奥斯曼语 ga2 “散步”; 3 kome > 3 komeske > 蒙古语 komoske “眉毛” = 拉穆特语 kemdemke “眼皮”。

3.3.2 3 k 后是 3 i 或 3 i: 的状况

在原始蒙古语中, 3 k 在 3 i 之前就已经变成 3 h。直到蒙古书面语前古典时期末或中古蒙古语时期末, 仍然为 h; 在前元音 3 i 之前这个词首 3 k 保持不变。例如: 3 kidigar > 前古典蒙古语 hizigar > 蒙古语 hizagar “边界, 边缘” = 古突厥语、图瓦语 hidig “边缘”。

3.4 词末 3 n

词末辅音 3 n 在原始阿尔泰语中, 无论是在词中还是在词末, 均保留。随着语言自身的发展, 各语族语言中的词末 3 n 发生了不同的变化, 意即有的变成了不稳定 2n, 有的则完全消失。其对应关系为: 原始蒙古语 3 n, 蒙古语书面语 n; 满洲—通古斯语 n; 古突厥语 n。

词末 3 n 在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中的状况如下：蒙古语 unegen，中古蒙古语 hunegen < 3 punegen “狐狸” = 满洲语 funexe (funijexe) < 3 punekei “毛皮、狐狸” = 雅库特语 unugas < 3 unekas “狗崽子”；蒙古语、中古蒙古语 honin < 3 konin “绵羊” = 古突厥语 hon，中古突厥语 hoj < 3 konin “绵羊”。由例词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原始阿尔泰语中词末辅音 3 n 均保留。

3.5 词首元音的消失

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中词首或第一音节元音消失的现象较为罕见，但还是存在的。此类元音通常为窄元音（闭元音），像 i 或 u 等。在蒙古语中，特别是在现存的蒙古语或书面蒙古语中，3 个以上音节的词，其词首 3 u、3 u:、3 i、3 i: 偶尔消失。例如：蒙古语 marta₂，喀尔喀语 mar₂ ta₂，中古蒙古语 umarta₂ “忘记” = 鄂温克语 omgo₂ < 3 omgo < 3 umga₂ “忘记” = 哈萨克语 umut₂ “忘记”，诺盖语 mit < 3 umit₂ “忘记”。

词首元音的消失，在蒙古语族的土族语中特别常见，而且词首的 a 和 e 同样消失。土族语中消失的还有第一音节的中间元音，即在一个辅音之后的元音。土族语中由于第一音节元音的消失，在词首出现了语音群。例如：土族语 zi₂ “走” = 蒙古语 eqi₂ “达” = 鄂温克语 iqi₂ “走”；土族语 rzige “驴” = 蒙古语 eljigen，喀尔喀语 iljig “驴”。在满洲—通古斯语中，词首元音不是完全消失，也就是说很少消失。例如：拉穆特语 erek > rek “这个”出自鄂温克语 eri “这个”，满洲语 ere “这个” = 蒙古语 ene。这样的例子，在满洲—通古斯语中仅是个别的。在各突厥语中，也有个别词词首元音的消失现象。这一现象必然与重音转移至末尾音节有关。例如：楚瓦什语 lar₂ < 3 olur₂ “坐” = 中古突厥语 oltur₂，奥斯曼语 otur，古突厥语 olur = 蒙古语 olbog < 3 olbak “坐垫”；巴勒语 ra₂ < 3 urug “种子” = 蒙古语 urug “亲属关系”。

4. 结语

本文就阿尔泰语系产生、发展和诸语言的概

况以及某些语音特点做了初步的探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突厥语、蒙古语、满洲—通古斯语，甚至包括朝鲜语在内，在原始音位系统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在形态变化方面属于粘着语，即是通过在词干上接加各种附加成分的方式来实现的。按照语言系统分类，将其从乌拉尔·阿尔泰语系中独立划分出来，归为一个单独的语系——阿尔泰语系是毋庸置疑的。当然，确定某些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不能只根据一些语音现象的相同，还要根据词汇、句法及形态学等方面的比较加以综合分析。

注 释

3 表示构拟的形式；< 表示由……发展成；> 表示发展成……；2加在词后表示该词是动词；= 表示等于，相当于（语言之间）。

本文词汇音标转写基本上采用1960年蒙文拉丁音标转写方案，详见《关于拉丁字母和蒙古语音标》一文。

参考文献

- [1] 喻世长. 论蒙古语族的形成和发展.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4.
- [2] 孙竹. 蒙古语族语言词典.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0.
- [3] 芒 牧林. 关于拉丁字母和蒙古语音标. 《内蒙古师院学报》. 1981 (2)
- [4] (芬兰) G J 兰司铁. 阿尔泰语言学导论. 陈伟沈成明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 [5] (美) N N 鲍培. Introduction to mongolian comparative studies (蒙古语比较研究导论). 赫尔辛基, 1955.
- [6] (前苏) 符拉基米尔佐夫. 蒙古书面语与喀尔喀方言比较语法. 陈伟 陈鹏译.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8.
- [7] (前苏) 桑席耶夫. (蒙古语比较语法). 莫斯科, 1953.
- [8] (蒙) . . . (蒙满书面语比较). 乌兰巴托, 1976.
(作者单位: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一系 471003)
(责任编辑 王铭玉)